



博士论丛

周国平 著

尼采与形而上学



湖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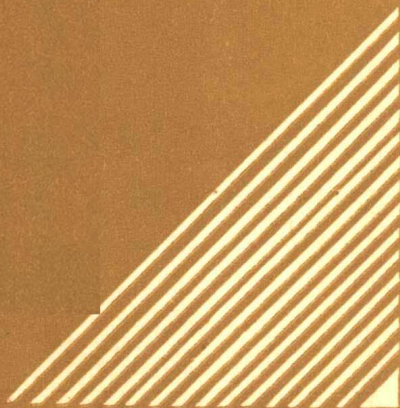
ie

博士论丛

尼采与
形而上学

周国平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尼采与形而上学

周国平 著

责任编辑：姚莎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8 字数：180,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7—5355—1178—3/G·1173

定 价：4.10元

总 序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批学有功力、才华横溢、富于开拓精神的中青年学者正脱颖而出。他们或潜心于某一专题，或驰骋于广阔的学术领域，其成就为中外学人所瞩目。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或即将获得国内外的博士学位。为了及时反映和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将有选择地、但又不拘一格地编辑出版一套《博士论丛》，专门用以印行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有关毗邻、交叉学科的优秀博士论文或水平相当的著作。

当今知识更新之高论邀宠，信息爆炸之危言耸听，我们却淡然于好新骛奇，无意于时髦文化的追求，这并非藐视各种新的尝试，实为强调学术根基之坚实。那些踏踏实实耕耘于学术之一隅、又心领神会于存在之整体的作者，才是我们最珍视的力量。我们惟愿为推进学术而效力。真正的学术，决非图一时一地之热闹，而需求有恒久性和世界性的作用。研习国故，不拘于考据、训诂，而要能通古今历史之至变，究人生社会之真义，启迪读者之心扉；治理学术，则不限于述评、比较，要在体悟和理解中西文化之

本源，与各民族宗师哲人交流。真正的学术是一种对话，不仅与国人、今人对话，与洋人、后人对话，而且不断提高对话的层次，就学术的进步来说，这是使我国民族文化立于世界之林的关键。创新而不止于移花接木，引进而不孜孜于搬弄新术语，首先要在学术上有深厚根基，然后才能开出自己的花朵。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没有多年自甘寂寞的艰苦劳作，是决不能达到的。但愿《博士论丛》的撰稿人与我们一起，逐步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相信，不屑于赶时髦、凑热闹的读者会理解我们的用心的。

“五四”运动后，也是一批青年人起而顺应世界文明大势，以新的眼光整理传统文化，移植西方文化，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奠了基，其中许多人日后成为学贯中西而又自成一说的名家。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西文化再次相遇和撞击，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创造性大发展提供了契机，而新一代的中青年学者在此大发展中必将发挥其中坚作用。我们有理由期望，《博士论丛》的撰稿人中也会涌现出不逊于前人、无愧于时代的大学者。

《博士论丛》编辑委员会

1987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概论	(1)
1. 欧洲虚无主义:形而上学的危机	(3)
什么是虚无主义	(4)
尼采之前的虚无主义	(4)
不速之客的到来	(6)
上帝死了	(9)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	(12)
科学与虚无主义	(17)
现代的双重阴影	(21)
从形而上学到虚无主义	(26)
神话的毁灭和形而上学的兴起	(26)
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实质	(29)
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原型和虚无主义的发端	(36)
德国哲学:形而上学走向瓦解和虚无主义走向成熟	(42)
彻底的虚无主义	(51)
真诚意识和彻底的虚无主义	(51)
积极虚无主义和消极虚无主义	(55)
“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	(58)

一切价值的重估	(62)
2. 逻辑和语言批判：形而上学的心理分析	(67)
内心世界的现象论	(68)
驳“意识事实”	(68)
“不存在所谓意志”	(71)
析“我思”	(76)
“主体”派生出“实体”	(82)
知性发生学	(87)
知性不能自我批判	(87)
逻辑的非逻辑起源	(89)
同一律的来历	(91)
因果律的来历	(95)
逻辑与形而上学	(98)
语言形而上学批判	(100)
语言的发生——隐喻论	(100)
语法与逻辑	(103)
语言与形而上学	(107)
破除语言的遮蔽	(111)
尼采与哲学中的“语言转向”	(115)
“语言转向”与反形而上学主流	(115)
追问语言的存在论基础	(118)
走向语言本体论	(122)
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	(125)
恢复语言的无限能产性	(127)
3. 透视主义：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	(132)
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	(133)
认识的生物学含义	(133)
强力意志和对世界的图解	(138)
透视主义	(140)
认识的人类中心论含义	(140)
情绪冲动的透视学	(142)

认识即解释	(146)
透视的多元性和关系世界	(151)
视透的产物——外观	(157)
关于“自在之物”	(163)
关于认识的界限	(166)
真理问题	(171)
真理的诸定义	(171)
真理的悖论	(176)
4. 强力意志和永恒轮回：形而上学的重建或扬弃	(182)
重建形而上学的途径	(183)
价值的翻转	(183)
从自我到世界	(186)
强力意志	(191)
从生命意志到强力意志	(191)
强力意志与价值	(198)
世界是强力意志	(204)
尼采的世界观念	(210)
永恒轮回	(216)
瞬时体验和“新的世界观”	(216)
世界没有常新的能力	(221)
给生成打上存在性质的印记	(226)
永恒轮回、虚无主义和命运之爱	(230)
结语	(237)
主要参考书目	(244)
本人关于尼采的著译目录	(245)
后记	(246)

概 论

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折中，尼采起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集中体现在：他以透视主义认识论为主要武器，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展开了全面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世界的新解释。

促使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全面检讨的动机是他试图匡正虚无主义的时弊。所谓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丧失价值，其典型表现是“上帝死了”，使欧洲人陷入普遍的无信仰状态。尼采追根溯源，发现导致虚无主义的根源就是始自柏拉图的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用逻辑手段虚构一个道德化的世界本体，并奉为最高价值，以之否定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最高价值的这种虚构性质和反对生命的性质本身蕴含着它日后丧失价值的必然性。虚无主义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历史过程。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尼采提倡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把虚无主义推至极端，否定一切最高价值即一切形而上学有立足的理由，藉此为一切价值的重估和形而上学的重建扫清了道路（见第一章）。

逻辑和道德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两块基石。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的特色在于，他精辟地分析了逻辑和道德的发生以及被实体化为形而上学的心理过程，他称此种分析为“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对于道德的分析，本书略去，请参看拙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第七章。就逻辑而言，

尼采着重分析了同一律和因果律如何因内心世界现象的误解和语言的迷惑而形成，又如何导致虚构一个持存不变的、作为终极原因的本体世界。在揭示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支配作用时，尼采把语言作为一个重大哲学问题提了出来，预示了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见第二章）。

透视主义是尼采从反形而上学立场出发提出的一种认识理论，这种理论把一切认识包括逻辑和形而上学都看作由强力意志（实践需要）所发动的对世界的解释。透视的产物是外观。从不同的透视中心出发，对世界便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方式，也就是可以用不同方式构成外观世界。在外观世界背后并不存在一个作为“自在之物”的本体世界。世界无非是从一切可能的透视中心出发所获得的外观的总和，即“关系世界”。尼采用透视主义否决了任何形而上学体系充当绝对真理的权利，为多元化的世界解释开拓了广阔的可能性（见第三章）。

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尼采试图重建形而上学。重建的途径之一是价值的翻转，针对传统形而上学把知性透视绝对化而强调的“存在”观念，高扬诉诸感官证据的“生成”观念。重建的途径之二是由生命和人类现象类推世界整体，把生命特有的透视泛化，而以强力意志为透视的原动力，由此得出世界是强力意志的结论。“强力意志”观念是对“生成”原因的说明，因而是对“生成着的世界”所作的一个具体规定。如果说世界的本质是强力意志，那么，这一本质的展开方式便是永恒轮回。世界是永恒轮回着的强力意志。尼采自觉地把强力意志说视为他对世界的新解释，即他用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战胜虚无主义的新价值设置。他在重建一种作为世界总体解释的形而上学的同时，扬弃了那种作为终极真理体系的形而上学（见第四章）。

1 欧洲虚无主义：形而上学的危机

虚无主义可以说是19世纪的“世纪病”。通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的作品，人们已经熟悉那些寻找不到生存意义的“多余的人”的倦怠身影。其实，在浮士德博士的虚幻追求、德国浪漫派骑士的缥缈憧憬背后，也不难发现人生虚无的悲哀。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虚无主义业已成熟，表露出了明显的歇斯底里症状。

然而，正像加缪所指出的，是尼采挑起了虚无主义的全副重担，使虚无主义第一次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作为一个哲学家，尼采把虚无主义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提了出来。

虚无主义问题是尼采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他对侵袭欧洲（包括他本人）的这种疾病深感忧虑，试图探明病因，加以治疗。正是这一动机促使他对欧洲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的考察，从中发现了虚无主义的根源。虚无主义由隐而显，终于蔓延开来，无非是形而上学陷入根本危机的表征。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尼采又把虚无主义推至极端，主张一种彻底的、积极的虚无主义，以此从根本上摧毁旧形而上学的基础。然后，在虚无主义的基础上，他试图建立起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用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反对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构成了尼采在哲学上的主要工作。

□什么是虚无主义

尼采之前的虚无主义

据海德格尔考证，在哲学上首先使用“虚无主义”(Nihilismus)一词的是雅可比。雅可比在1799年给费希特的一封信里提到，他本人把唯心主义斥为虚无主义。很显然，他所使用的含义，与后来很不相同。

“虚无主义”一词流行开来，主要是通过屠格涅夫。1862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那部在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代表作《父与子》，其中的主角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巴札洛夫。屠格涅夫自己说，巴札洛夫的原型是一个使他大为惊叹的外省青年医生，“照我看来，这位杰出人物正是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阶段，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化身。”^①在小说中，巴札洛夫的朋友和崇拜者阿尔卡狄这样说明虚无主义的含义：“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②巴札洛夫也自称“否认一切”，他嘲笑普希金和诗，艺术，科学，逻辑，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后来他堕入情网，爱上了贵族女子雅津左娃，可他立即对自己的这种感情深为厌恶，加以否定，对意中人说，爱情“只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感情罢了”。

屠格涅夫笔下的虚无主义者是反对一切权威的偶像破坏者，他们只想破坏，无意建设。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

① 转引自鲍戈斯洛夫斯基，《屠格涅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17页。

② 屠格涅夫：《前夜·父与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228页。

·彼得罗维奇向巴札洛夫指出：

“您否认一切，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您破坏一切……可是您知道，同时也应该建设呢。”

巴札洛夫答道：“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把地面打扫干净。”①

事实上，在当时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这种否定一切的思潮有着相当市场，青年文学评论家皮萨列夫就是一个典型。他在1861年写道：“请容许我们用我们天生的怀疑主义来摇撼那些摇摇待毙的东西，那些陈腐的破家当——你们所称作普遍权威的东西。”“我们年青人阵营的一句结语是——可能击溃的，必须击溃；受得起打击的，才是合适的；一击即溃的，尽是废物；无论你向右打去，向左打去，也不会有而且不可能有什么害处的……”②这种破坏一切的激情在当时俄国农奴制度下无疑有革命性作用，但是，隐藏在其背后的却是人生无目的、无意义的悲观情绪。皮萨列夫在与拉夫洛夫论战时说：“拉夫洛夫向生活过程外寻找生活的理想和目的，我则在生活中只看见其过程，而排除其目的和理想。”③当然，他之所以要排除，是因为他看不到生活本身有什么目的和理想。巴札洛夫对此说得更直截了当。一天，他和阿尔卡狄躺在一个干草墩的荫处聊天，叹道：“我想：我躺在这儿草墩底下。……我占的这块小地方跟其余的没有我存在、并且和我不相干的大地方比起来是多么窄小；我所能生活的一段时间跟我出世以前和我去世以后的永恒比起来，又是多么短促。……在这个原子中，这个数学的点里，血液在循环，脑筋在活动，渴望着什么东西……这是多么荒谬！这是多么无聊！”④之所以

① 屠格涅夫：《前夜·父与子》，第262页。

② 转引自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437页。

③ 转引自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438页。

④ 屠格涅夫：《前夜·父与子》，第361页。

藐视一切权威，摒弃一切信仰，否定一切原则，至深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这些权威、信仰、原则都不能为生命提供目的和意义了。在一个看破红尘的人眼中，人世的一切都失去了价值。

《父与子》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安德列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都出现过虚无主义者的形象。很奇怪，在19世纪，虚无主义似乎主要是一种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俄国现象。直到尼采死后，人们才从他的遗稿中发现，这位敏感的德国哲学家如此关注虚无主义问题，以至于把它看作欧洲人精神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对之作了系统的哲学解说。

不速之客的到来

在根据遗稿整理的《强力意志》一书中，尼采用先知的口吻宣告：

“我讲的是最近二百年的历史。我描述那正在来临、而且不复能避免的事情：虚无主义的到来。这段历史现在已经可以讲述了，因为必然性本身正在这方面起作用。这一前景已经在用成百种征兆说话，这一命运正被到处预示，一切耳朵都已经耸起来倾听这未来的音乐。”^①

“虚无主义站在门前：我们的一切客人中这个最不祥的客人来自何方？”^②

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与俄国作家所指的含义十分接近。海德格尔认为，俄国作家所说的虚无主义与实证主义同义，表示那种只相信感官知觉可以达到的、即亲身经验的存在者，此外便否定一切的观点。这一说法似未必确切。其实，在多数俄国作家心目中，虚无主义者是一些

① 《强力意志》，图宾根，1952，前言第2节，第3页。

② 《强力意志》第1节，第7页。

“否定一切有价值东西、否定祖国全部文化的野蛮人物”。^①他们是从价值着眼的。尼采也从价值着眼给虚无主义下定义：“什么是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丧失价值。缺乏目标，缺乏对‘为何’的答案。”^②

所谓“最高价值”，就是指历来形而上学所设置的赋予生存以终极的根据、目的、意义的本体，从柏拉图的理念到基督教的上帝均属此列。它们之丧失价值，使得生存失去了根据、目的、意义。随着最高价值丧失价值，附着于其上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丧失了价值。“丧失价值”，尼采用的是entwerten一词，在德语中表示一个过程。所以，虚无主义是最高价值丧失价值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形而上学解体的历史过程。

作为一个过程，虚无主义经历了由隐而显的不同阶段。在19世纪，自觉否定一切传统价值的虚无主义者究属少数，普遍表现出来的仅是一种缺乏信仰的状态。所以尼采说，虚无主义“正在来临”，“站在门前”，而并不把它当作一个既成事实。文明总是以某种信仰为前提的，信仰的实质是最高价值的设置。不管以往的形而上学所设置的最高价值如何谬误，倘若没有最高价值的设置，没有信仰，人类精神便会迷离失措，无所依傍，甚至走向平庸化、野蛮化。现代文明的危机，究其实质就是信仰危机。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的“成百种征兆”，指的便是到处显露出来的现代人缺乏信仰的精神空虚状态。

在尼采的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他对这种状态的描绘：“信仰的沦丧已经路人皆知……接踵而至的是：敬畏、权威、信任的瓦解”。^③“宗教的洪流已退，遗留下沼

①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436页。

② 《强力意志》第2节，第10页。

③ 《尼采全集》，莱比锡，1894—1926，第11卷，第374页。

泽和池塘；民族又分崩离析，彼此敌对……科学……粉碎瓦解了曾经坚信的一切……事事都助长着正在来临的野蛮……如今地球上万般几乎都只取决于某种最粗暴邪恶的势力，取决于逐利者的利己主义和军事暴力统治者。”^①“没有一样东西立于坚固的足和坚定的自信……我们走在又滑又险的路上，如履薄冰，——这条路很快就没有人再能在上面行走了。”^②

缺乏信仰既可表现为惶惶不安的紧张，也可表现为无所用心的麻木。尼采讽刺道：“在我看来，今日没有什么比真正的虚伪更为罕见了……虚伪属于有强大信仰的时代，在那时，人们甚至在被迫接受另一种信仰时，也不放弃从前的信仰。今日人们放弃它；或者更常见的是，再添上第二种信仰，——在每种场合他们都依然是诚实的。”^③这种可以轻易放弃或添上的信仰当然只是一钱不值的赝品，适见出毫无信仰。所以，尼采又说：“左右逢源而毫无罪恶感，撒谎而‘心安理得’，毋宁说是典型的现代特征，人们差不多以此来定义现代性。现代人体现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种价值矛盾，他脚踩两只船，他同时说‘是’和‘否’。”^④

在最高价值丧失价值的历史过程中，基督教信仰的解体是一个决定性事件。历来形而上学都把最高价值赋予人类现实生存彼岸的某种超感性实体，而且这种实体愈来愈“神圣”，愈来愈升值，到了基督教的上帝，价值升至顶峰，同时也就辩证地开始了最高价值贬值的过程。尼采敏锐地看出，基督教信仰的崩溃乃是形而上学史上一切最高价值总崩溃的标志，是形而上学基础本身的崩溃。“上帝死了”

① 《尼采全集》，第1卷，第310、311页。

② 《尼采全集》，第15卷，第188页。

③ 拙译《偶象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79、80页。（以下引该书同此版本，不另注。）

④ 拙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第318页。（以下引该书简称《尼采美学文选》。）

是尼采用以概括欧洲虚无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

上帝死了

海德格尔说：“尼采用虚无主义命名他最先认清的、业已支配前几个世纪并决定今后一个世纪的历史运动，他在下述简短命题中归纳了对这个运动的最重要解释：‘上帝死了。’这就是说，‘基督教的上帝’丧失了它对存在者和对人的规定性的权力。‘基督教的上帝’既是‘超感性事物’及其各种含义的主导观念，也是‘理想’和‘规范’、‘原则’和‘规则’、‘目的’和‘价值’的主导观念，它们被凌驾于存在者之上，为存在者整体‘提供’一个目标、一种秩序以及（如同人们简明地说的）一个‘意义’。虚无主义是这样一个历史运动，通过它，‘超感性事物’的统治崩溃和废除了，使得存在者本身也丧失了其价值和意义。”^①这段话准确地说明了“上帝死了”命题与虚无主义运动的关系；如果说“上帝”是“超感性事物”即形而上学的主导观念，那么，“上帝死了”就是虚无主义运动的主导观念。

早在中学时代，尼采阅读了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他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就已经动摇。进入大学以后，在研读希腊文献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对新约作追本溯源的批判。在他的成名作《悲剧的诞生》（1870—1871）中，他第一次攻击基督教，影射基督教牧师是“险恶小人”，悲叹德国精神背离神话故乡，“在服侍险恶小人中度日”。^②其实，在《悲剧的诞生》写作前后，尼采在别的手稿中已经相当明确地表达了“上帝死了”的思想，如此写道：“开始死亡的意志（正在死去的上帝）崩裂为个别性，它的追求永远是失去了的统一，它的结局永是持续的崩溃。”^③“不是我

① 海德格尔：《尼采》，联邦德国Neske出版社，第2卷，第32、33页。

② 参看《尼采美学文选》，第107页。

③ 《尼采全集》，第9卷，第77页。